

B11 | 小公園

的士扣分制

政府擬引入的士司機記分制度，簡單來說就是扣分制，就十八項的士違規行為扣分，兜路、拒載、濫收車資和干擾咪表會被扣十分，遊蕩或停泊在的士站外、未攜帶足夠輔幣和允許乘客以外的人登上的士會被扣五分，未保持個人整潔及衣着適當、在車內吸煙、無理延誤行程和晚間沒有亮的士燈箱，扣三分。司機首次被扣滿十五分須停牌三個月，再被扣十五分則停牌六個月。

我對扣分制並不贊成，也不反對，但其中部分內容值得商榷，比如說，某些過分的行為固然需要立法阻嚇，但扣分制本身，卻把兜路和拒載這些嚴重犯行，跟車內吸煙、晚間沒有亮的士燈箱混為一談，讓人覺得只是犯規，不是罪行，甚至初犯還不需要停牌，降低了嚴重性。要知道，濫收車資和干擾咪表這些欺騙的行為，嚴格來說可以是刑事罪行，只扣十分是不是太寬鬆了？

除了以上比較明晰是罪行的行為，某些項目是否值得去納入扣分制？畢竟的士是服務業，服務業的主客關係，不應該用罰則去維繫，再加上部分罰則定義模糊不清，如未保持個人整潔及衣着適當怎樣界定？有些的士司機穿拖鞋短褲是否不適當？是否需要穿恤衫打領帶才算是整潔的儀容？其實司機跟客人之間，短短的十幾分鐘緣分，司機一個笑容，已經可令乘客不介意其儀容，甚至多給貼士，不用找續，沒有未攜帶足夠輔幣的問題。

說到這個未攜帶足夠輔幣，其實是否可以不用扣分的方法去解決？早前全港的士都要付錢和找錢，而在一毫兩毫幾乎沒有人用的時候，每次跳表還是1.7、1.2的計算，停表一定涉及散錢，民間智慧是一兩毫不收，三四毫當五毫，但撥亂反正的做法，竟然不是鼓勵和資助司機安裝電子收費系統？而在近日新聞得知，的士已經跟八達通公司溝通好了，這違規行為又會否很快就過時了？

兜路、拒載、濫收車資和干擾咪表，針對這四種行為立法即可，扣分制內的分三分只是襯托，不要模糊焦點。

風陵夜話

耶生

yeahstudio55555@gmail.com

逢周二、三、五、六見報



耄耋之年登獎台

今年康城影展增設了「特別金棕櫚獎」，授予了八十八歲高齡的法國導演戈達爾新片《影像之書》，這是他在新千禧年的十八年間導演的第九部電影，令人驚奇的是，這部新片在康城主競賽單元首映後，獲得了影評人好評及其康城場刊較高評分。戈達爾年輕時為巴贊等創辦了著名的《電影手冊》，以影評人進入電影界，三十歲時導演了處女作《精疲力盡》，獲得了柏林影展最佳導演獎，隨後他在康城、威尼斯甚至美國奧斯卡等影展中屢獲大獎，其創作精力之旺盛，幾乎達到世界健力士紀錄。

還有一位耄耋之年的電影人，今年也登上了電影的領獎台，他就是九十歲高齡的詹姆斯·艾沃里，他因電影《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獲得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他算是歐美影壇宿將，一九七七年他導演的《玫瑰園》就匯聚了唐德納、塔爾、卓別林等明星。他赴英國將作家亨利·詹姆斯、簡·奧斯汀等的經典文學作品搬上銀幕，享譽國際影壇。一九八七年他

導演的《莫里斯》就在威尼斯影展獲獎。他曾以一九八六年的《看得見風景的房間》、一九九二年的《霍華德莊園》、一九九三年的《告別有情天》三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提名，三次敗北，直到今年登上奧斯卡領獎台。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這句古戰場上的千年質問，如今也是職場對老年從業者的偏見。就中國電影而言，毫無經驗的青年導演很容易獲得項目的投資，而老導演則被資本冷落。電影等藝術創作與生產，卻是技術經驗與人文積累並重的工程。《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中父親最後那段台詞，是包括天才青年編劇都無法寫出的上帝視角，九十高齡的智者閱盡千帆，方能寫出此高度，獲獎更是情理之中。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做講座時常被問到：怎樣才能成為作家？

答案可以很大路：得有生活經歷，得有閱讀經驗，得有文字的淬煉……這大抵不錯。但作家最需要的，是對人和各種感情的了解和理解。其獲得需有一段時間的沉寂，在那段時光裏可以清醒地認識自己和別人。

命運會把我甩到與大城市文明喧鬧無緣的角落，在幾乎為人遺忘的世界從事與讀書人經歷不相符的體力勞動。那是一個湖區，湖區人口稀疏，白天可見到茫茫湖水，中心是個只有兩條街的小鎮，小鎮也就幾家商店，甚具改革開放前的封閉、貧窮的特色。在那些日夜裏我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孤寂，開始了對生命痛徹的感悟。那些思考與情愫，構建了作家必須有的情感倉庫。

懶人與繩子的三則故事

童年的事，我沒有記得特別清楚，但看過的一段兒童電視節目故事劇場，讓我一直記着。故事是這樣的：有一位年老的母親與兒子相依為命，有一日母親因事要遠行數天，但她擔心天性懶惰的兒子，連飯也懶得煮而白白餓死，於是便準備了足夠的光酥餅給兒子。但她又想，懶惰的兒子可能懶得不願下床去拿餅吃，於是用繩串起了光酥餅掛在兒子的脖子上。最後母親遠行回來，兒子還是在床上餓死了，因為他只吃了眼前的餅，懶得轉動繩子吃其他的餅。

後來，我發現了這故事有一個日本版，流傳於長野縣下伊那郡。話說，有一名懶人，脖子掛着一串飯糰（不知道是否他母親綁的），兩手空空的走在路上。他肚餓了，卻懶得動手取下飯糰來吃，心裏盤算要找街上的人幫忙。這時，他遇見了一個戴着斗笠，張着大嘴巴的人，便拜託他出手幫忙，那張着大嘴巴的人說：「我剛好也在找人幫我把吧呢！我斗笠的繩子剛剛鬆了，好煩惱，我也懶得動手重新綁過，於是便如此張着嘴巴，以防斗笠掉下來。」

這兩個故事的主旨，實在不用冗言，但它們實在沒有格林童話中《三個懶人》的故事發人深省。話說，國王有三個兒子，他三個都喜歡，所以遲遲沒有想到誰是繼承人，直至臨終前，國王將三個兒子叫到床邊，說：「你們聽好，等我死後，我打算把王位傳給你們當中最懶惰的人。」

大王子說：「當我躺在床上準備入睡時，即便剛巧看到水滴滴滴到眼睛，我也懶得把眼睛閉上。」二王子說：「父王，當我坐着烤火時，就算燙傷到腳跟，我也懶得把腳縮回來。」最後，三王子說：「說起懶惰的程度，當我即將被吊死，眼看繩索已套上脖子，這時即便有人給我一把小刀，我也懶得把手舉起割斷繩子，寧願就這樣被吊死。」

國王聽完三王子的話後，便說：「你懶得最徹底，我就把王位傳給你吧！」完。

甲蟲滾球

米哈

m.facebook.com/mihaandlouis

逢周一、三、五、日見報



生命曾經的孤寂

後來供職於一所內地中學。中學在一個小鎮，傍着一條大江，只有兩條十字街道。人們的生活很是清貧，多沒正式工作。特別是女人，多以糊火柴盒和織魚網為生。學校有四分之一的學生是農家子弟，他們上完學還要趕回家幫着父母種田。所以學校早早就放學，下午三點多基本上就人去樓空了。教師們也就相對地清閒，於我胡思亂想的時間多了許多。

從下午四點到深夜，學校基本是一潭靜水。偌大的操場挨着大片農田，農田是寂靜的，操場也是寂靜的。風悠悠掠過操場和農田，帶着輕微的嘯聲，平添了內心的孤寂。

那個時光那個孤寂心境，便是一種文學情緒，那時觸手可及地真切存在，也顯露了人在命運面前的無奈。

這些景象不同於我原生大城市的生活，也不同於家人圍坐的氣氛。那些日子潤物細無聲地幫助我完成了一名作家對生活獨有的觀察與感受。

普魯斯特是法國著名作家，他的《追憶似水年華》被譽為上世紀幾大小說之一。但他的活動範圍自小受到哮喘病限制，只能在屋子的孤寂裏消化疾病的痛苦。孤寂讓他悟透了生命，把絲絲縷縷的體驗道出，終完成了不朽之作。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一、三、五見報



禮崩樂壞

戊戌年李士清

溫文速寫

李志清

逢周三見報



戴奧尼索斯與張國榮（一）

鉛字肖像

楊駿

逢周一、三、日見報



芭芭拉·艾倫瑞克 (Barbara Ehrenreich) 的《嘉年華的誕生：慶典、舞會、演唱會、運動會如何翻轉全世界》這樣寫道：「帶領人們違反教規、肆意跳舞的人就是撒旦，和戴奧尼索斯如出一轍。」

讀到這句話時，音箱中正循環播放張國榮的《熱·情演唱會》。拿起《嘉年華的誕生》這本書來讀，本不是為了張國榮，卻在閱讀過程中處處浮現他在《熱·情演唱會》上的樣子。

酒神戴奧尼索斯，掌管世間一切莊園與葡萄酒的神明，亦被視為「狂歡」的根源。關於戴奧尼索斯的樣貌，古希臘劇作家歐

里庇得斯 (Euripides) 描述他：「長捲髮……從兩頰滑下，極為撩人」，「這個神是美麗的，是男又是女，所以吸引了男人和女人」。

張國榮曾在《明報周刊》的一次訪問中突發奇想道：「出名的藝人，可能都是犯了天條的惡仙，被貶下了凡間。」這恰與芭芭拉的論點不謀而合，她寫道，「帶領人們違反教規、肆意跳舞的人就是撒旦，和戴奧尼索斯如出一轍。」

比起其他古希臘的神明，戴奧尼索斯對人一視平等，無論你權傾朝野還是窮酸不堪，就算是

貧賤的奴隸，都可以來信奉他。崇拜戴奧尼索斯不是另有他求的撩人，「這個神是美麗的，而是為了慶典本身的歡樂。」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在《尼采》一書中這樣描述了尼采對祭祀戴奧尼索斯儀式的想像：在這「狂歡」之中，「人與人之間，一道道僵硬、仇視的藩籬都粉碎了，社會已存的、統治者豎起的高牆都會倒下」。從這層意義上來說，張國榮確實如同戴奧尼索斯一樣，是個離經叛道的「危害」。上世紀九十年代復出歌壇後，他先後兩次在演唱會上打破觀眾甚至整個社會對他的固有期待。「跨越九七演唱會」冶豔、性感、頹廢，宣示「性愛」、「性別」、「性取向」的正當性；而千禧年之後的《熱·情演唱會》更是跳脫出性別的桎梏，走向更高意識層面的「平權」。

在香港待得久了，久到與在內地的不少同齡人拉開了差距。這不是誇張，這是切身感受。

無意貶損香港，但與內地相比，特別是北上廣深，香港的發展步調是慢了的。原因自然很多，一方面因為內地城市發展基礎低，所以能很容易地大踏步前進，充滿幹勁，而早已騰飛過的香港，進入疲軟調整期，自然容易被追趕，甚至在增速方面被超過。

另一方面，香港近年來內耗嚴重，很多科技、民生、經濟方面的政策、建設，在頻繁的拉布、流會中拖延，導致香港在很多方面的發展滯滯不前。房價急升，人才流失，社會泛政治化，就連

砍伐危及途人的歪脖子樹，都能引起政治鬥爭。

在這樣的氛圍裏，生活在香港的我們，逐漸與生活在北上廣深的人們拉開了差距。這個差距，在生活上，在思維上，在能力上。

生活上，單移動支付一點，別說一線城市，內地的二三線城市也是領先香港的。近期，微信和支付寶「戰火」蔓延到香港，才終於推着香港在移動支付上邁出一步。

思維上，香港會令人引以為傲的國

生得起陪不起

與一位女士談天，說到兒女的生育問題，她指着眼前正玩耍的孫子說：「大兒子告訴我我生這一個，不會再生了，因為大兒媳生的時候辛苦，這孩子又調皮，她帶的也怕了，所以不想再生。」她又說起小兒子：「結婚六年，不生，說是不喜歡小朋友，一輩子兩個人一起過就行了，自由自在，想去哪兒說走就走。」

這位女士剛退休，仍年富力強，她自讚是位「開明母親」，她說會與小兒子正式談過一次話：「你的外家是否同意你們不生孩子？」小兒子答是，她又問：「想清楚了？現在你們可能不想生孩子背上負擔，但到了四五十歲，夫妻間該說的話都說完了，好像我與你爸，偶爾幫幫你大哥，再就是談談吃嘍，很悶的，如果到那時你們才後悔可來不及啊！再有，現在的人都長壽，活到九十、一百的，竟然膝下沒有一個後代，不會遺憾？」小兒子答：「我們商量定了的，不會後悔，不會遺憾。」她說：「好！那我尊重你們的決定。」

現代年輕夫婦不育，或頂多生一個，已是較為普遍的現象，這其中固然有經濟考慮，但最主要的還是不想犧牲自由，陪伴孩子長大成人，需要耗去多少時間精力？看看別人家情形，許多人不用親身經歷也會明瞭。所以，即便生得起，覺得陪不起，才是不育少育的最核心問題。

紅塵記事

慕秋

wusupikwa@yahoo.com.hk

逢周一、三見報



出門的鐘擺效應

四月底出門去哈佛大學開會，奔忙三日，周六夜裏十點多終於回到家裏。這次出行比二月底出差順利得多。天氣明顯改善，航班不曾延誤。目的地更是鳥語花香，春深似海。不過，旅途一路勞碌、緊張，單程就要花八、九個小時。整日坐在費正清研究中心大樓裏連窗戶都沒有的會議室內開會，更辜負了門外的爛漫春色。旁人對開會也許莫名其妙，父母也不理解我每次折騰個什麼勁兒。我想，參加學術會議除了能和業內人士互通有無，與聰明人討論、說話是一大享受以外，出門也能大幅度提高我對平常人生的欣賞。

整日呆在家裏，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做同樣的事，容易心生厭倦。出門換換環境，找點變化，回來之後更能享受每天意料之中的常規、習慣。俗話說，「金窩銀窩，不如自家的狗窩」，因為熟悉的環境帶來安全感，讓我們心情放鬆，感覺自由自在。但人生顯然不能以「舒服」為唯一目標。有哲人認為幸福或快樂都不是人生的意義所在，因為一切讓我們倍感舒適的事物都可能成為前進的阻力，讓人不思進取，缺乏改變現狀的動力。「溫柔鄉」最能消磨英雄氣，斯言誠然。

既想享福又要進步怎麼辦？偶爾出趟門，無論有沒有帶來切實、長久的成果，不管是否提供改變人生的契機，至少給人耳目一新的感受。這種變化的「幻象」又為生活添香增色，讓庸常人生變得可以容忍甚至分外親切。出門與在家組成的鐘擺，也許能為叔本華所說人生總在「求而不得」與「得而生厭」兩種痛苦中搖擺的難題提供解決方案。

當然，以上是我這沒出息懶人的苟且之策，不適合那些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斗其樂無窮，時刻嚮往劇烈變化的壯志凌雲者。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閃念

大千

逢周一、三見報

